

头牌小艾



Tou Pai Xiao Ai

卡缇亚著

上

从青楼界头牌成功变身验尸官学徒，
面对各路美男她绝对驾轻就熟。
只是，难得头牌她一眼相中了那只单
身“金猪”，却从此连受挫折！
管它是不是神秘的家族诅咒，她就不
信自己征服不了他的心！



花蔻子系列

这里有最搞笑最轻松
最具活力的爱情故事

10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● 活色生香的小女子，匪夷所思的驯夫路 ●

近千万读者翘首等待，四大原创网站联袂推荐，点击量最迅猛飙升的红文！

带你阅尽：心照不宣的小儿女情怀，娇憨动人的小夫妻情态！

图 书 目 录 (CIP)

艾小艾 / 艾小艾著. -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5

ISBN 978-7-80173-282-1



上

艾小艾

作者: 艾小艾

责任编辑: 王雅娟

出版发行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

印 张: 12

字 数: 200千字

定 价: 25.00元

ISBN 978-7-80173-282-1

010-84254666

icpb@163.com

http://www.icpb.com.cn

电话: (010) 84254666

E-mail: icpb@163.com

http://www.icpb.com.c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头牌小艾 / 卡缇亚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6

ISBN 978-7-80173-885-1

I. 头… II. 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1066 号

头牌小艾

作 者 卡缇亚
责任编辑 王逸明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34 印张 5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85-1
定 价 48.00 元(全二册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 文 研 閣

017 第一章·头牌的剽悍人生·001

第二章·佯作的风流日程·007

第三章·无边的噩梦·013

第四章·剽悍不需要理由——夏至·025

第五章·诡异的现场·035

041 第六章·墨谦与花妈妈·046

第七章·神仙是怎样炼成的·056

第八章·墨家大哥的八卦往事·071

第九章·大虐虐心,其次虐身·080

085 第十章·不速之客·085

第十一章·一边是寒冷,一边是火焰·095

第十二章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·105

第十三章·冲突才是常态·1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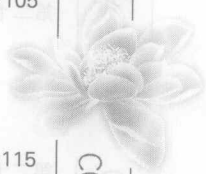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章·心有千千结·121

第十五章·倒霉的田家小姐·127

第十六章·兰家,兰秦氏·135

目
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七章·兰放,以及南平未来的幸福·140

第十八章·真实的梦境·151

第十九章·狼骑竹马来·156

第二十章·就是这么死的·166

第二十一章·柳暗花明·175

第二十二章·吴越? 金针? ·180

第二十三章·南平,兰秦氏·185

第二十四章·墨谦,君子如玉·190

第二十五章·花妈妈,女儿红·195

第二十六章·破碎的记忆·200

第二十七章·大礼·210

第二十八章·玉碎·219

第二十九章·化蝶·226

第三十章·所谓家人·236

第三十一章·不如归去·248

第三十二章·神·259

目
录

contents



头牌的剽悍人生

我叫小艾，听妈妈说，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咱的第一声发音是“哎”。

不要问我姓什么，因为我是弃婴。哈，麻烦您收起您那同情的眼神，像我们这种入了贱籍的人，没有姓，实在是一件很常见的事。

人家说，风满楼成了八街九巷烟花地的第一楼，不是因为有京城第一艳妓柳扶风，也不是因为有剽悍婀娜风韵犹存的花叠翠花妈妈坐镇，而是因为有我头牌小艾。

嘿，您别不信，虽然我家花妈妈曾经给了我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语：“这孩子，五官分开看，两个字，普通。合起来看，也没见有什么别样的风韵，还是老老实实地普通着。”但是咱仍旧是头牌中的头牌，八街九巷头号递牌子的头牌，小艾！

咱能承各位姐儿不弃，得了个头牌的名儿，全凭咱生就了一双剧毒无比的眼睛。只在从客人进门到被我带入厢房这段短短的时间，咱就能把他的职业喜好摸个八九不离十。到时姑娘们投其所好，自然是事半功倍，客似云来，生意兴隆，恭喜发财，并贺新年。

说白了，我的存在，就是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分配。人家也叫干我们这行的为龟公，或者大茶壶。

嘿，谁说女孩子就不能做龟公了？俗话说得好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啥行业干到极致，都能出极品。

去年，咱以十四岁妙龄，荣登八街九巷烟花地“最推动生意兴隆人物”宝座，要知道，以前可都是各届头牌当选，从无例外的啊！这充分说明，咱大茶壶也有春天。

说得多么轻巧，其实咱背后也有本难念的经。不是咱有意来抱怨啥，咱生就了一个贱籍的身份，还能指望别人对咱多好吗？甭管您心里头咋想的，为了咱家花妈妈的生意考虑，有人扇了咱的左脸，咱也得把右脸陪着笑凑上去；哪位大象把咱踩成了二维的，咱也得记着把芳香留在大象大人的鞋底。

不过……嘿嘿嘿……对不住对不住，咱一个没忍住，嘿嘿嘿……

“砰砰砰！”咱一个激灵，看到对面坐的那尊冷面菩萨，忍不住缩了缩脖子。哎哎，不瞒您说，咱堂堂一头牌，见了花大娘，就成了块面疙瘩，任她捏扁揉圆了。比如今在。

花大娘敲着桌上的银锭，砰砰砰，砰砰砰。

斜着眼看着我：“说吧，这字据，还有那外头候着的家伙，都是怎么回事？别告诉我，你茶壶不做，改做姐儿了。”冷笑冷笑，笑得咱习惯性胆战。

“那个……”挠头，顾左右，不敢言他。

“说！”花大娘狮吼功上阵，我立刻缴械：“是是是是这样的……”

“大娘您还记得大概一个月前来的那三个官府的人吗？”

“就是那三个便装的捕快？”花大娘不愧为过目不忘的前前花魁，凝神细想片刻，就给出了准确答案。

点头：“没错，就是过来拐弯抹角地查失踪姐儿的那三个。”

杏眼一瞪：“那跟墨家二公子有什么关系！你小子少跟我扯皮！”

妈呀，吓死我了。眼睛大了虽然秋波送得动人，可生起气来也格外吓人，那眼珠子跟要掉出来似的。看她脸皮翻书一样翻了十几年，咱还是习惯不了。

哆哆嗦嗦地陪着笑：“就是，就是……”

其实这话说起来也简单。在这花街，又有哪个不想脱了这贱籍呢？可我堂堂，啊不，区区一个大茶壶，虽然是个名壶，月钱稀少、打赏凭天，又能存得下什么钱

来？花妈妈可以不要我赎身的钱，可是由贱籍改良民的银子呢？关系呢？除了走些歪门邪道，把主意打到出入花街的大人物身上，咱还能有什么办法？

面前这位爷二十出头，眼亮若星，宽袍大袖，牙白的衣裳翩若流云，风流倜傥，端的是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。

他张大了桃花眼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门外，再看看我，复又看看门外，轻咳：“这位小哥，我要找的是姑娘。”

我顺势坐下，拧肩，抛了个夸张无比的媚眼过去：“这位爷，我就是八街九巷的头牌啊！”

满意地看到他生生吞下茶水的狼狈样子，偷笑：嘿嘿，咱也没骗你啊！

这位爷在我的电眼下败下阵来：“那麻烦小哥，替我找位姑娘来。”

妈的。

老娘对天发誓，咱已经发育了。而且咱的声音，虽称不上天籁，也是黄莺出谷吧？

我恶狠狠地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：“墨二爷，您今天想替哪位姑娘赎身啊？”

墨让微向后仰，避开我如兰的哈气：“这位小哥，我第一次来，你恐怕认错人了。”

认错？那一闪而过的紧张神色，怎么可能逃过我小艾的毒眼？

咱在打算敲诈前，早就把八街九巷出现失踪姐儿的大小青楼逛了个遍，失踪的姐儿多大年纪，失踪前几日接了什么客人，可有什么老相好……一共一十三位姐儿，咱记录的纸就用了八十三张，排除了三个可疑人物，咱又远远留意了墨让好几天，直到又有位姐儿失了踪，咱才算锁定了目标。前前后后花了咱近一个月时间，咱能认错？

优哉游哉地替自己沏了杯茶，眯溜眯溜喝得嘹亮雄浑：“本姑娘可能认错人，但衙门的捕头大哥不可能错错的吧？”

他啪地甩开扇子，飞速扇着风：“捕快，呵呵，捕快就更加不可能跟在下有关



系了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”我笑眯眯地接腔，“不过他们对各个楼里姐儿们的失踪，很是感兴趣哦！”

墨公子擦汗：“哦？有意思。”

“是很有意思啊！”撑着头故作天真，“听说这些姐儿失踪前都接待过那位墨公子呢！不过想那墨公子一介书生，应该不会犯下什么案子吧？”

墨公子忙不迭点头：“是是是。”

“不过，”我话锋一转，奸笑着看他愣住，“听说墨公子家教甚严，这位爷你说，要是让墨公子那位做盐运生意的严肃大哥，知道墨公子和几位姐儿有染的事情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！”做作地叹着气。

他一拍桌子，舍生取义状：“敞开天窗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着？”

我原样拍回去：“替我赎身，帮我脱贱籍，找个落脚地，还有份像样的工作。没了。”

他愣住：“这么简单？”

我腹诽，你有个做盐运的大哥，家里财产不知凡几，自己不过是个闲来没事就爱鼓捣些奇门遁甲，四书五经不会，歪门邪道都懂的二世祖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可是我们这些被困在烟花地的人一辈子的梦想啊！

二世祖极慷慨地甩出一沓银票：“一千两够不够？”

我热泪盈眶：你大爷的，拿钱砸我……

来吧来吧，砸死我吧。

辨认过银票真伪后，我眉开眼笑：“为免反悔，咱来立个字据，一式两份，按约履行，事毕作废。”嘴上说着话，手上不停，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合约半成品，填好具体条款，签上自己大名，递给他。

他依样在乙方那栏签上自己名字，嘴里赞了句：“没想到你字写得倒很秀丽。”

废话，你以为各位小姐给恩客们的情书，都是自己写的？

他不情愿地起身，又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墨让的？”

你当我傻啊？不调查清楚就敢和人签字据？

这些，我当然不会跟他说，只笑眯眯地盯着他看，一边放着眼刀一边感慨，小样儿长得真好看啊，鼻梁挺直眉如螺黛，小麦色的皮肤这么近也看不到个汗毛孔，嘴唇竟然敢是粉红色，还是水水嫩嫩的那种。

真是早的早死，涝的涝死，老天爷，我这都快成沙漠了！你为啥要把如此美貌赐给一个男人啊，真他妈的浪费。

美男在我如狼似虎的眼光中败下阵来，狼狈地偏过头，不再追问。

花大娘常说我长了双鬼眼，被看久了，就像身上衣服一件件被我眼刀剥去。

我笑，敢情那些恩客便都渴望有我这样的一双眼了。

吹着口哨收起银票和字据，惋惜：唉，这么蠢这么有钱又这么好看的男人哪儿找啊，真想以身相许了。

个二十春玉翡翠，衣光香艳碧霞更增，湘烟心悟上到第，被磨成泥消在去天雷

“所以你被人拿银子砸了，就来拿银子砸我了，是不是，小子？”花大娘听我麻利地叙述完，将银子重重在桌上一磕，掬肩冷笑道，“好你啊，姐们儿有事儿你竟不先告诉我，竟敢自顾自地敲竹杠？小子，你啥时候这么有主意了？”花大娘的后槽牙死死磕着，说话时不时咯吱咯吱作响，听得咱的寒毛那叫一个激动。

我狗腿地赔笑，不忘替我自己和那金猪二世祖正名：“哪能呢妈妈，咱也是打探过的，姐们儿只是不再在花街了，想那墨二公子应该没做什么恶事，大不了是圈起来养着了。”又排出十张百两面额的银票，“大娘，这是小艾我的赎身钱。”

花大娘那层峦叠翠的脸抖了抖，神色几次变化，最后呈现出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：“总算把你这祸害送走了，好过再浪费我的米钱。”

我深情地：“大娘，我知道你从小就疼我，拉扯我长大，还给我取名字……”

大娘笑骂：“谁用心给你取名了？不过是看你第一声发了个什么音罢了，要是你当时哇哇大哭，现在就叫娃子了。”

再接再厉：“我长到十五岁，你也不提让我卖身的事。”



大娘起身捏住我脸皮：“就你这忒样儿，卖也得卖得出去啊！”

我沉默，怪叫：“花老妖，老娘好不容易想营造个正经的离别气氛，你干吗老拆我台？”

花老妖彩帕招摇，妩媚地笑：“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伤感嘛！”尾音上扬，可惜最后被一个颤音破了功。

我也笑：“大娘，眼线都糊掉了！你眼里是出汗不是？”

花老妖恼羞成怒，大脚踹过来：“滚吧滚吧，赶紧滚，别让老娘再看见你！”

门开，我的包裹我的人伴着我的卖身契一起被丢出。这动作也太快了！我爬起，不理一旁墨让惊讶的目光，跳着脚骂：“花叠翠，你这千年老妖，这么快就给咱收拾好了，是不是早想着赶老娘走呢？咱跟你十五年，你怎么就不带留咱一句的？咱想着盼着想出了这窝儿，也不全是为了自个儿！就算是为了自个儿的前程，也不带你这么绝情的！养条狗养十几年也有感情了吧？你咋不想想，老娘要是走了，谁天天给你熬醒酒汤，谁晚上帮你暖床，你要是再浑身骨头疼，谁能连着十二个时辰不住手地替你按摩？”

骂着骂着，我也哭了。妈的，我也忘不了，是谁收留我教我读书识字，是谁喝醉了就拉着我呜呜地哭，叫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是谁在变态恩客非要为我开苞时拦着挡着，拼得被打断了一根指骨，到现在右手无名指都不能伸直。

墨让这小子在一边兀自聒噪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。

我擦干眼泪，在生人面前，我永远只有一种表情，那就是笑，越伤心，笑得便越灿烂。望着我的金猪，我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这小子忽然就笑得很奸诈：“去一个很适合你的地方。”

第二章
乍作的风流日程

衬着晨光熹微，天地间仍然像笼了道蓝纱，朦朦胧胧的只见眼前青瓦幽幽，墨竹掩映，层层叠叠的各色植物分隔出各个区域，桃红柳绿，海棠芭蕉都被刷了层淡淡的紫，挤挤挨挨着沉默地伫立。灯笼里尚有残留的灯火，被似有似无的晨风吹得明明灭灭。青色的石板路在宽叶窄藤的遮挡下，含蓄地延伸湮没在一片墨样的浓绿中。

抬头，依稀可见正对的主宅上一块大大的匾额，“无月小筑”四个黑字，似乎是因为光线不足，黑色的线条不住扩大，渐渐地黑成一团。

天，看这规模，这哪是座宅子，分明是座园子。

苦哈哈地回头扮可怜：“二爷，您带我赶了半晚的路，就是到这里来拜师的？”

墨让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：“啊？啊！对！”

“那为啥不进去等啊？爷，您真的跟我的未来师父很熟吗？”

墨让有气无力地靠在外墙上，死猪状：“你进去试试看！”

什么？叫咱试试看？这里一定有猫腻！咱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堂堂一头牌，别在这阴沟里翻了船，嘿嘿，虽说这阴沟挺华丽。

仔细看一看，嗯，没有影壁，竟然能从大门直接看到主宅的门扇，这……这还真挺不正常的。随手捡了块石头，扔向青石路。

石子在石板上撞击，声音清脆，啪，啪。

胆战心惊地等了又等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。哎？

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敢迈出小小的第一步，跑过去推推昏昏欲睡的某人，低声下气：“爷，您打算让咱啥时候拜师啊？”

墨让使劲揉揉桃花眼，力道之大，看得咱那叫一心疼。哎哟我的爷啊，咱今天才知道啥叫暴殄天物，老天爷，您赶紧赏道雷劈死这个不知惜福的浑蛋吧！

可惜老天爷耳朵有点儿背，人家兀自揉得开心快活，末了红着一双兔眼问我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

抬头看天，残月如同身边这位活宝，死气白赖地趴在西边山头：“寅时了吧！”

墨让整个人都贴在了墙上，软塌塌的好似要融化：“快了快了，还好来得及！”

快什么？来得及什么？

我还没来得及问出口，就觉得身边嗖的一道风吹过，伴随着几声闷哼，回头，墨让这厮已经趴在了地上，脸色倒是比刚才红润了许多，愁眉苦脸：“死祸害，你又偷袭人家！”末尾那微妙的上扬带起我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恶……您怎么不再翘个兰花指？切，您这不明摆着跟我们姐儿抢饭碗吗？不过，这厮在说谁？

“你这厮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这次想来干吗？”慵懒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我啪地转头，找寻这迷人的发声源。

娘唉，原来神仙是这个样子的。

月白色的衣衫，有熹微的晨光和西斜的白月做背景，及腰的长发竟然泛着幽蓝的光，狭长的凤眼，半抿的薄唇，本就十分出色的相貌，配了一身清冷又微带邪魅的气质，显出亦正亦邪的风姿来。即使他现在半卧在矮墙上，仍像躺在华丽的睡榻上般惬意。

墨让敲敲我的大头，声音好像十分不爽：“瞧你那样儿！这是你未来师父，吴越。口天吴，走戍越，这祸害最喜欢逛烟花地了，一肚子坏水。小心你被玩死了，还帮忙递刀子！”

哦，无月吴越，好名字！二世祖是气神仙抢了他风头？切，公孔雀！我装出副口水滴滴的样子，嬉皮笑脸：“师父麾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”

吴越喷笑，冲我眨眨眼，飞了个赞许的眼神过来，似是十分赞同我的恶作剧。

嗯，脸上有点儿热……一定是晚上赶路吹多了凉风，该死该死。

“祸害，她就交给你了，我回去了！”墨让打着哈欠，口齿不清地说。

“等等，虽然是你这家伙带来的，可也得过了我的三关，才能正式收做徒弟。”

神仙依旧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吐出来的话却怎么听怎么冷血。

墨让摆摆手，擦去眼角刚刚挤出的几滴泪：“别玩了，你那三关就从来没有人全部通过过，就你那小徒弟南平，不也是没过第三关吗？”

神仙打了个哈哈：“我不管，反正不过我就不收。”

哈，果然冷血。

墨让又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哈欠——这个暴殄天物的浑蛋玩意：“我也不管，反正我要回去睡觉了，要是她过不了，就先寄存在你那儿，等我有空了再来取。”又贴近我，悄声道，“不算违约吧？”讪笑，“反正你也挺愿意跟他住一块儿不是？”

去你的，美男再有魅力，也大不过前途！这家伙让我在这穷耗着，很有意思？

还寄存？你爷爷的。

不理我恶狠狠的眼刀，二世祖潇洒地转身，摆手告别，一晃三摇，不过一刻便出了我视野范围。

死墨让，来的路上像蜗牛，走的时候怎么那么快！

转头，我赔笑：“师父，咱啥时候开考啊？”

神仙收了笑容，斜睨我一眼，万种风情瞬间化成皑皑冰雪，连说话的音儿都带着冰碴子：“不用这么早叫师父，你不一定过得了我的三关考验。”

不由打了个寒战。啧啧，吴神仙，您是四川人吧？这变脸的绝活使得真地道啊！

神仙飘下矮墙，带着我走进园子：“跟着我，别丢了。”

啥？偷偷回头，妈呀，见鬼了。原本坦荡的石板路竟然倏地隐在了花丛中，不



知是什么花草的枝节直棱棱地斜支着，衬着青灰的天空，颜色愈发地暗沉，只能看得出瘦骨嶙峋的轮廓，随着咱和神仙脚步向前，那花枝也沉默着后退，默默交叠又默默分开，看得咱眼花缭乱，有种花移草动的错觉。

“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古怪阵法吧？桃花阵？八卦阵？忙转头跟上神仙的脚步，小心记忆所经过的路线。桃花向前走三步，海棠左转……”

神仙大咧咧在堂上一坐，扬声：“南平，找五个人上来！”转头冲我一笑，花开月徘徊，影动云纷乱。咳，抱歉抱歉，为姐们儿写情书的后遗症。

神仙偏着头看我，笑得风情万种：“猜出这五个人干什么来，就算你过关。”

嘿，咱的老本行啊！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压抑住喜色，故作为难状：“神仙大人，这太难了吧？打个商量，三个人如何？”

神仙面色一冷，一对儿墨蓝色的眸子仿佛带了寒霜，冰得我双腿发软，口齿不清：“三个人……那是不可能的！嘿嘿，咱哪能搞特殊啊！神仙大人，您说对不对？”

身上那难挨的麻冷总算减轻了些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嘿，在神仙面前，还是少耍些花招吧！

过了大半个时辰，站得我头晕眼花，才算是盼来了这五个人。

脚步匆匆，为首的是一名面相讨喜的青年男子，二十岁上下，步履轻快，衣衫整洁，袖管挽到肘部的位置，冲着神仙与我羞涩一笑，便站在了堂角。

跟着那青年的是一个面有微须，书生模样的中年人，双手拢在袖中，眼帘低垂，亦步亦趋，看那青年人站下，便也诺诺站在一边，低头含胸。

第三个进来的是个曲线玲珑的少妇，袖管和裙摆都有大量细碎褶皱的痕迹，眉目张扬，嘴角带笑。

接下来是位中年男子，三十岁上下，脸色蜡黄，没精打采，病恹恹的样子，双手过膝，指节粗大。

后面的……咦，后面的人呢？

“别找了。”神仙开口，瘫在太师椅上，华丽得不像话，“第五个，是我。”

我屁颠屁颠跑到为首的青年面前，拱手赔笑：“这位小哥儿好！”

那青年笑了笑，看了看神仙，没有答话。

我继续扯出最灿烂的笑：“小哥儿，不说话也行，可否容咱看看您的手相？”

青年又看了看神仙，才算伸出了双手，摊给我看。

我笑呵呵摸过他双手，又摸遍了余下三人的手掌，才跑到神仙近前。神仙挑了挑凤眼：“怎么，我的也要摸？”

口水滴滴，拼命点头，淫笑着伸出双手：“您要是愿意，摸我的也成啊。”

神仙嫌恶地拍掉我的爪子：“看完没？看完就说！”

吓得一缩脖子，点头，是是是，您老已荣登与花妈妈齐名的小艾最怕之榜首。

手指向那少妇，竹筒倒豆子一般：

“这位姐姐生得好俊俏，行装利落，袖管有高卷过的痕迹，鞋面上袖口上都沾了污水的印迹，咱心里第一印象，自然是厨娘了。然而若姐姐是厨娘的话，这扎起裙摆的动作，倒是少见。还有姐姐脸上那掩不住的英气，人都说相由心生，这股子英气，定然不可能在整日与锅铲为伍的厨娘脸上找到的。

“况且刚才咱到这姐姐近前，却没有闻到半点儿油烟气，再仔细看姐姐裙上，有些被火星子燎到的微小洞眼。还有呢，就是姐姐双手掌心都有老趼，刚才咱得罪，捏了下姐姐的小臂，那肌肉结实得，跟铁似的。这样看来，姐姐其实是个铁匠吧？”

少妇微笑点头：“想不到妹子如此好眼力！”退后一步，显是十分满意我的答案。

我笑，转向那中年文士：

“这位先生一看便是位读书人，然而进退得宜，左手的拇指、食指、中指三指的指腹有趼，想是长年拨打算盘所致，先生该是位账房吧？”

那文士也拱了拱手，默然退后一步。

“至于这位小哥儿……”我眼睛一转，看向那青年。

“小哥儿身上味道很杂，既有股子油烟味，又能隐约闻着些冷香的味道，小哥儿必然不是普通的小厮。听神仙大人刚才唤南平，而小哥儿引着三人出来，更几



次看神仙大人反应方敢动作，咱猜，小哥儿该是神仙大人唯一的徒弟，南平吧？”

南平尴尬地一笑，也退后一步。

“这位爷就比较有意思了。”我转向那中年男子，赔笑。

“这位爷虽面色蜡黄，但眼中精光四射，双手皮肤粗糙，四指长度相差不多，咱听说，打小练外家掌法的高手手掌，就是这副模样。咱虽然不敢断言，也能拍个胸脯，爷您是个练家子。看爷您一脸正气，咱斗胆猜一句，爷您该是个捕快吧？”

那中年男子一脸惊愕，拱手：“小姑娘有见识，郑某佩服！”也退后一步。

嘿嘿，咱虽然是头牌，但咱不是神人。咱能辨出来老郑是个捕快，全因为他就是前几天便衣来风满楼查姐儿失踪缘由的三捕快之首。他们当时忘了换掉官靴，如今，倒便宜了我这头牌。

转身，看向神仙大人。

“这么早，大人您就能支使徒弟唤动衙门公差，来帮您做个小小的测试，大人您和衙门的关系，必定非比寻常。”

“咱对衙门的情况并不熟悉，咱只知道，除了县太爷之外，衙门的职业大抵不过是捕快、师爷、仵作三种，大人必定起了一种作用。大人丰神俊朗，潇洒不羁，实在不像是须得天天在衙门候着的捕快。再加上大人宅内奇门遁甲层出不穷，连进门道路都蕴涵玄机，咱本该猜大人是衙门的智囊，也合了大人出尘的气质。但大人刚刚拂开我时，带出了极细微的一股子皂角和醋的味道，咱虽然不甚明白，但也知道若是光动脑筋的活计，依大人的品位，是必然不会轻易沾上这些廉价的味道的。再者，墨二少叫我这小人物的来学的，若真个儿是光动脑筋就解决的，咱反而要发愁了。因此咱讨打地猜一句，大人，是做仵作的活计。”

说完，我屏息凝神，躬身等着神仙大人给我答复。

刺骨的冷意陡然压向我又陡然消失，神仙咏的一声轻笑：“第二关。”

呼！浑身肌肉一条条爆开，我好像个松散的拖把。

南平引我进入里屋，唇不动，轻声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一关，很难。”